

Etta Shiber 著

湯一雯 譯

地下巴黎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上海初版

(*84171 滬報紙)

地 下 巴 黎 一 冊

Paris Underground

定價國幣伍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Etta Shiber

譯述者 湯 一 雯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前言

俊

在全世界法西斯力量毀滅了的今天，民主國家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讀完這一冊「地下巴黎」，有如回憶一個噩夢，又像展開一幅活生生英勇的畫景。

這裏面有希特勒罪惡淵藪的集中營，陰森的牢獄，狠毒的殘殺。僅僅在巴黎一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是如何佈滿恐怖，沒有自由和溫暖，人們生命在飢餓線上；寒冷的冰窖，或是血泊中。

另一方面，却有許多反抗人物在活動着，他們犧牲自己拯救盟國的戰士，那是多麼偉大的工作啊，可知道主義的力量不但在每塊地方，在每個人心裏，而且一定會勝利。

以寫實的手法記敘巴黎地下一羣反抗人物的活動，吉悌是中心，作者本人佔同樣重要的地位。我們可以看到這兩位傑出的女性，和她們的熱忱精神。作者從死裏逃生中獲得這親身的經歷，寫成這一部富有史料的報告文學，這一冊書，無論在反侵略意識或是在文學上，都有寶貴的價值與不朽的貢獻。

內子湯一雯女士以一月時間譯畢。她說：「一連讀過三遍，覺得作者文筆流麗可愛，而故事生動惹人同情」，乃決定把它全部譯出來。

這兩個典型的女性，我們中國自然也有。

目錄

第一章	別矣歐洲	一
第二章	突出巴黎	一三
第三章	英國機師	二二
第四章	險哉此行	三二
第五章	虎口餘生	三八
第六章	「走」爲上計	五二
第七章	威廉去矣	五八
第八章	多蘭之行	六九
第九章	萬夫潛伏	八二
第十章	魔掌撲空	八九
第十一章	勃克失蹤	九六
第十二章	默默抵抗	一〇六
第十三章	否極泰來	一一四

第十四章	敵乎？友乎·····	一二二
第十五章	濟世神父·····	一三五
第十六章	死的威脅·····	一四五
第十七章	不遠之客·····	一五三
第十八章	秘密警察·····	一六四
第十九章	天作之合·····	一七七
第二十章	兩個破綻·····	一八六
第二十一章	魔網難逃·····	一九三
第二十二章	陷於繯綫·····	二〇六
第二十三章	鐵窗風味·····	二一二
第二十四章	可憐奸細·····	二二四
第二十五章	權作金鈎·····	二三三
第二十六章	吉梯何在·····	二四〇
第二十七章	陰影恐怖·····	二五〇
第二十八章	再入囹圄·····	二六三
第二十九章	久別重逢·····	二七一

第三十章	開審之日	二七七
第卅一章	宣佈罪狀	二八四
第卅二章	最後判決	二九〇
第卅三章	自由之價	二九六
第卅四章	滿腔義憤	三〇三
第卅五章	此去彼來	三〇七
第卅六章	疑竇頓釋	三一四
第卅七章	任人宰割	三一九
第卅八章	泰洛埃獄	三二七
第卅九章	軸心宣傳	三三一
第四十章	求神問卦	三三六
第卅一章	大地回春	三四三
第卅二章	重見天日	三四九
第卅三章	不屈不撓	三五六
第卅四章	再會巴黎	三六二

地下巴黎

第一章 別矣歐洲

對於歐洲我毫不留戀。當輪船啓碇的時候，我正在下面艙裡。輪船的機器很好，很輕快，牠已經駛了半天，才微顫地使我驚覺船已在前進。我立刻走上甲板，希望欣賞牠在泰格斯河（Tagus R.）裡夜航的景色。那里斯本的岸邊，各種不同建築物聳入雲霄。

漸行漸遠地，在甲板上已經不能再看見陸地。但是我們知道葡萄牙的邊岸已落在我們後面，那影子已經消失在夕陽裏。海是深灰色。這大船的機器，嗡嗡作響，很清晰，很單純，好像牠不斷的在波濤中衝進，一直奔到美國。

天空被夜色的幽暗籠罩着，無星無光，海上是一片漆黑。四週無邊的沉寂裏，黑暗茫茫的海洋中，我們的輪船是唯一有光的東西。我知道別的船隻，只敢在黑暗中偷偷摸索而過。當我靠着欄干時，在白天的船壁上寫着幾個大黑字，用強烈的光照在上面。我看過之後，才知道我

們這條船爲什麼公敢在戰艦潛水艇，飛機的天羅地網中安穩而過。原來那黑字是寫着：外交使節——德拉寧漢號——外交使節（Diplomat-Drottningholm-Diplomat）

原來德拉寧漢號曾經載過軸心國官吏及記者到里斯本，現在又載着美國的外交使節，領事官及記者們回到美國去。

我不是外交使節，不是領事官，更不是記者。這隻船上我是唯一的旅客。我是剛從德國牢獄裏釋放的交換俘虜，因爲在美國的牢獄裏也要釋放一個他們所要求的罪犯。經過中立國我成了德國美國契約中的交換物。這齣劇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在美德宣戰後的五個月中我一直

在德國牢獄中，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才告訴我說：我是被交換的一個，要送我回祖國去。

兩個便裝的祕密警察一路護送我到離巴黎第一站猶非琴站（Juvisy）。在那裏我們等五小時的火車，一直到我心中懷疑，是否真有火車，或者爲了某種目的拿我開心。所以只要我還在德國境內，對於這個好的消息似乎總不敢相信以爲真，不敢設想我還會回到祖國，重享到的自由。

在我沒有達到真實的境地之前，我不敢快樂，因爲我害怕又嘗失望之苦痛。

但是結果那火車真的到了。出我意料之外，牠是專爲我停下，因爲沒有別的人上去。後來我發見一直越過法境也沒有一個人上來。

我奇怪得很，發現這些祕密警察把我看得很重要，因此引起旁的旅客的懷疑和敵意。他們都是最後才允許出境的捷克，波蘭，奧大利亞的難民。我想他們恨我，因為我就誤他們幾分鐘，而使他們不能更快的脫離納粹的爪牙。或者他們的敵意是因為只有我一人上車。也許他們疑心我也是屬於祕密警察的一類，上車來替納粹作間諜。在很長的時間，他們都不同我說話，似乎對我有着防範。

火車裏十分擁擠。每一節裏都是水洩不通。那真是一個煩燥無聊的旅行。全車都是便衣的祕密警察在監視着。這法國的火車上沒有一個法國人。祕密警察不許高談闊論，在我這節車裏偶而有一兩次談話聲。每次那些祕密警察總是把頭探進來想聽，可是馬上是一片沉寂。恐怖造成了暫時的服從。

但是大多數的難民都想談話。當然他們同我想像的是一樣，就是：在未離開德境以前，自由談話是不可能的。我們慢慢前進，經過法國的鄉村原野，但是每站都有德國制服與可怕的臉孔，我知道這還在納粹勢力範圍之下。

夜的黑暗臨到，我們的火車仍然向前跑，但黑暗迷漫四野，沒有一點光明突破這黑暗，我睡了一會兒，但每次只能假寐數分鐘，因為鐵軌的不平，常常把我震醒。第二天早晨七點鐘，每人的臉上還是沒有睡足的樣子，火車停了，從窗戶望出去，看見站上寫着：漢邸（Handage）——到了西班牙的邊境！

每個人臉上流露快樂的表情。自由在望，在納粹統治下的各種懷疑，恐怖，都要消失。我開始向大家解釋，爲什麼在法國只等我一個人上火車。我盡所知的告訴他們。我是一個美國人，我曾在納粹牢獄中，現在我是與德國某俘虜交換出來的。

一二小時拖延過去。只有幾百碼的距離，我們都可以完全脫離那黑卐字的陰影，可是這火車毫無開駛之意。我的同伴開始慌張。我也感覺不安。月台上祕密警察走來走去。此刻我們仍未逃出他們的魔掌。

結果，一位祕密警察進來告訴我們說：整個上午火車要停在漢邸。如果誰想上月台買食物，可以上去，那裏法郎美金都可以通用。

我那節火車裏的人都惶恐不安。我鄰坐的人所帶的食物，只夠一個順利的旅行所吃，不到里斯本誰也得不到錢。只有我一個人有錢——大約五十元。我上月台去，買了許多食物，足夠一節車廂的人們所吃。還有些分給其他節火車裏的人們吃。

時間慢慢延續過去。上午變成下午，火車開駛的消息茫然。於是謠言蠶起。有人說：西班牙政府再不讓難民車通過，我們仍然要退回巴黎，於是陰霾籠罩住每個人的心頭。

他們聽了我的故事之後有些難民說英文，並且對我特別關照，同情。我請一位到月台上再去買些食物。他回來之後，說道：

「施伯太太，我知道我們爲什麼不開車！一位法國守兵告訴我說是因爲你！」

「因為我？我重新恐怖起來，也許他們又要逮捕我，自由對我又成了泡影。

「是的！因為你！你不是交換的俘虜嗎？德國兵等一個與你交換的德國婦人，她還沒有到。所以火車一直要等着她才開。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停在這裏的原因。

我察覺他們對我的在歧視。但他們知道這不是我的錯，也不好意思直言怪我，但是究竟因為我使他們不能早些脫離虎口。我猜想他們恨不得我不跟他們在一起。他們的沉默仇視，使我感到難堪。但是毫無辦法，只有假裝鎮靜的坐在那裏。

夜幕又下了，我們很不安的擠在車箱裏。挨到了早晨。有些人耐不住又到月台上去打聽消息。但他們一無所獲。

「這些人要恨死我！」我想。「我是痛苦和自由間的阻礙。為什麼德國人不把我叫下來，讓他們先走，一直到那交換的婦人來了再走也不遲！」

我一點也不知道交換的是誰？只知道是一個婦人！

大約正午的時候，車站上忽然騷動起來。在月台上擠着穿各種制服的德國人。在馬路上，在汽車邊，也有許多穿制服的，都向着一個方向前進。一會兒，軍樂隊出現。很明顯的，是要歡迎什麼人。

差不多過了一點鐘，我們可以到車站上去。看守我們的人漸漸減少。無疑的他們也為好奇心驅使去看熱鬧，所以我們很容易溜下車來。我同一位捷克同伴偷偷藏在一輛貨車後面，偷看

一切。

火車經過國際大橋進入車站，剛剛到後，軍樂隊馬上奏起，士兵們立刻敬禮，然後又舉步至已旗裝璜的車輛前向裏面乘客歡呼。有些官吏從車上下來，我猜想他們是外交官，從美國交換回來，但是最受歡迎的還是一位紅髮婦人，大約三十五到四十歲。

當她從火車中出來，歡迎的人向她歡呼。一大束花擲到手中。並且還說了短短一段歡迎詞，可惜太遠了，我聽不出說的什麼。他也致了答詞。她好像想很快的逃出衆人。她很快很驕傲的突圍，急忙經過月台，可是一些人跟着她像尾巴一樣。她經過我躲着的車前面。聽見她與幾老朋友歡談、現在更可以看得清楚些，濃眉大眼，皮膚粗糙，臉上都有縐紋。我覺得在那裏看過她，至少是相片，但是記不起她的名字。

我急回到車箱裏，心裏想：「這女人是誰呀？我奇怪，我就是與這女人交換嗎？」

這好像無可疑義。當我回到原位時，那些看守人仍然釘着我們，把我們一個個趕上火車，車輛開始離了漢邸，經過國際大橋，踏入西班牙領土。呵！我們自由了！

但是還沒有，因為這些看守的人還跟着。我懂得這些祕密警察爲什麼穿便衣。經過兩日從西班牙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在這期間並沒有西班牙或葡萄牙的人上來，一直都是他們跟着我們。

到里斯本，美國領事威里士車來找我後來他告訴我，他很怕德國不講信用，不放我走。同

時他發現我對於交換事件一無所知。

「你不知道與你交換的誰呵？」他問。

「我一點也不知道，只知道對方是一個女人，在漢邸車站看過，紅髮驕傲的婦人，不過她的臉很熟悉」我說。

「當然很熟」威里說：「幾年以前，所有報紙上都登了她的相片。你當然看見過。那就是若娜，霍弗曼」。

呵！霍弗曼！我記得了！原是德國輪船「卜里門」號上的理髮師，後來被美國政府發現她做間諜工作，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她被捕。我自問我自己在巴黎所作的一切值得如此的代價嗎！當我由船塢到德拉寧漢號的甲板上，我覺得是真的獲得自由了！船上每個人都有如此的感覺，幾個月來的窒息，到現在可以自由的透一口新的空氣。那快樂的情緒比任何一隻船上的都來得活躍。彼此同病相憐，一見如故。大家都想：「到底我們要到家了！」

一位記者在我身旁，靠着船欄，觀察乘客的上下情況。

「當這船載着軸心官吏靠岸的時候，我就在這裏！」他說：「那一下有很大的分別。那些下船的軸心官吏，一個個胖得像豬，他們都帶很大的箱子，滿載而歸。那管行李的人告訴我：霍弗曼本來要帶四十隻大箱子。後來告訴她只能帶三隻，她大失所望」。

「但是你看那些上來的。都有些貧病和饑餓相，看他們臉上消瘦，眼睛無神。也沒有帶什

什麼行李。即使有箱子，也沒有什麼東西在裏面」。

「我覺得我們錯過機會。我們交換應當憑體重。那麼，一位軸心官員可換兩位美國人。」是的，那些美國人都骨瘦如柴，但是精神都很快樂。一瞬間，這瑞典船成了一塊小小美國飄浮的領土，大家快樂無疆。甲板上，酒吧間內，客廳裏，充滿男女們的歡笑聲。即使小孩子們也更活潑，好像他們知道現在無拘無束。他們都似乎比我要快樂，意氣揚揚，這許多人中只有我是從德國牢獄中出來的。

我不喜歡熱鬧，陰影仍然沒有離開我，好像高興不起來。我一個人坐在客廳的角落裏。一位里斯本美國領事館的職員看見我坐在那裏，來向我告辭。

「躲起嗎？施伯太太！你不能這樣。船上的人都知道你的事。他們想聽你的經過。無論如何，這船上只有你是從德國牢獄中出來的。對於過去還不能排解嗎？過去的讓牠過去。再過兩個月你簡直難以自信那麼英勇冒險事蹟是你自己做的」。

「我就心一件事，」我說：「這婦人霍弗曼，她太可怕了！我永不能忘記在漢邸車站那一幕，她那傲慢的樣子，昂着大步，儼然以民族英雄自居。當她與祕密警察握手時，意氣昂然。我相信她回到柏林後，當盡力製造對我們不利的事」。

「你就爲這個不高興嗎？」

「是的，因爲她的解放我要負責。我覺得你們這個買賣做的不上算。她對德國的功勞比我

對美國的功勞大的多！」

「呵！施伯太太」她說：「千萬再別想那些。你在巴黎所做的一切，外交部都知道。我也看過你的記錄，我也知道。如果在上次大戰中若能交換凱維爾女士，你想那不上算嗎？你就是這次大戰中的凱維爾女士！」

我不以爲然。

「不！你錯了我不是凱維爾女士，或者我的朋友吉悌可當之而無愧。假如那些是對國家有益的，那都是吉悌所賜的。我只是跟隨她而已。如果她還在人間，那仍然在祕密警察之手；如果死了，那就是被執行死刑。真的：吉悌是這次大戰爭的凱維爾女士」。

他走開了。我仍然坐在客廳的角落裏，在亂想着。許多乘客到飯廳，看見菜單好高興，有許多菜很久沒有吃過。當然在船上第一次聚餐是值得紀念的。但是我總提不起勁兒來。我沉默着，回憶巴黎的一切，想吉悌，她還在人間嗎？

我又走到甲板上，靠着欄干，望着那茫茫的海，吉悌的臉孔在我們眼前出現，她秀麗而憂鬱的眼睛好像在水天的那邊閃爍着。領事館的職員說，每個人都要聽我的經過。是的，當牠還清晰在腦中時，我要把牠記下來。吉悌和我的故事。正確的說，這是我朋友吉悌的故事。所以這本書獻給他！

吉悌·波瑞甫(Kitty Beaurépos)是倫敦一位銀行家的女兒。她受過英國傳統精神的婦女教育，擅長音樂，美術，並且有端莊的儀態。她很早就結婚，然後到意大利，在那裏生了一個兒子。不幸她丈夫逝世。吉悌又遷到巴黎，又與一位法國酒商結婚。不久，在雙方諒解之下，又分居了。

吉悌愛巴黎。因為他父親分了一部分財產給她，所以經濟還算寬裕，她可以選擇她所願居的地方。她是一個非常活動的人，所以在維迪埃街開了一間小小成衣店。

在一九二五年，我就是在那裏遇着她，正是我同我丈夫威廉·依·施伯到巴黎去旅行的時候。一個朋友介紹我到她那裏做衣服，她的式樣比較合我們美國人的口味，我們一見如故。友誼也就日益增深。以後每年與我丈夫到巴黎旅行的時候總要找她。

在一九三三年，我沒有同我丈夫一塊兒到巴黎，可是我弟弟伊爾文和我同住。他身體羸弱極了！醫生說最好到阿拉班(Ax-Ss-Bains)去養病。但是那慢長的旅行，他不能勝任。到了巴黎之後，他再也不能前進了。

這種遭遇，吉悌幫助我很多。她爲我弟弟竭力設法治療，但是已經太晚了。結果，我弟弟在巴黎病死！吉悌知道我很傷心。她不但爲我弟弟治喪，而且還搬到我住的旅館中來照顧我。一直到我丈夫來，她才卸下責任。

這次遭遇，假若沒有吉悌幫助我，在這人生地疏的地方，真不知如何是好。一向我的生活

靠着我的丈夫與我的弟弟。我丈夫很知道，所以格外的感謝吉悌。現在想起來他當初同吉悌說的話已經應驗了：「如果我有不測，你要爲我好好照顧綺苔（Estelle）」——

「當然，我要」吉悌笑着說。

三年以後，在一九三六年，不幸我丈夫逝世。我電告吉悌。數小時後，我得到覆電。吉悌請我到巴黎與她同居。她不是妄許輕諾的人。當我在患難的時候，她會伸出迎接我的雙手。

我感激而淚下，立刻覆電：「卽來」。

差不多一星期，在巴的黎車站，吉悌已經在那裏迎接我。當我跑到她面前去的時候，我想：「我從來沒有發現吉悌那麼美麗」。

她年已四十，但依然是修長，窈窕而健壯。她年青的時候，一定很美。她最惹人注意的地方，就是眼睛，很大，呈淺色，從她內心發出慈祥的光亮。那淺色波浪形的頭髮很細軟，很馴，更顯出她的高尚，和慈祥。我簡直覺得她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

她及我在凱旋門附近的公寓中租了五間房及一浴室，吉悌把牠佈置得法國化，皮製的大沙發，舒適的圍椅，色彩調和，空氣，光線都非常的好。

吉悌和我住在那裏很舒適。恬靜地住了三年。我們友誼日深，從無一些間隙。她治家井井有條。如果有困難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生活是平穩的過去。我常常到我弟弟的墳上憑弔，我們兩人都年近半百，倒也很願意如此平穩的了此餘生。